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三十六編

墨沼疑雲錄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心史叢刊

第一集 二角五分

本書考據精詳。筆墨簡潔。苟一

讀筆記數十部

味。無研讀之苦

益。公餘以此爲消遣之品。

見聞卽於清初歷

於胸中矣。



抵意之長然

元 38)

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初版

(墨沼疑雲錄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洛平革拉

譯述者 海門陸秋心

校訂者 武進冷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
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
商務印書館

重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達縣福州
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貴陽 石家莊 哈爾濱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墨沼疑雲錄卷下

第六章

明日。醫生既去。余復寂然寡歡。自爾以還。余臂已愈。瓊娜夫人既不招余下樓會
檣。蘭納亦不更約余出遊。余所長日相對者。兩兒與薏絲伯外。闐無人焉。有時偶
值蘭納在園中散步。余心怦然爲動。或行經廣廳上層。聞蘭納笑聲作於樓下。益
復悠然遐想。恨難降與周旋。蓋自余抵幫斯威爾以來。此身常處靜境。迨無端履
險。野行覆車。考南韋雅特應瓊娜夫人之招。翩然戾止。岑寂爲之一破。今也不幸
復戾故常矣。默坐冥思。考南韋雅特實爲求婚於我之第一人。既遭峻拒。復屢致
其依依亟捨之情。余亦許與通書。安可令之久虛遠盼。遂竭兩黃昏之力。作一長
函致之。考南韋雅特於余家世初未詳知。余與伊莎白措蓄之瓜葛。尤爲彼所莫

悉。乃於書中。縷述靡遺。迄今詩集錦中。發見彼之手跡。上有霍培之名爲止。付郵後。日望覆函之來。焦急萬分。每當曉起。晨餐未進。必出獨沿馬道而行。以俟綠衣郵差。冀得先睹爲快。如是三日。迄無報音。余自外歸。道經廣廳。見堆置行李。無算。帽籠衣箱茶具之屬咸備。似將有人長行也。登樓遇密昔斯璫歷絲。因問之曰。廣廳中滿置行李何爲。答曰。小主人出遊耳。密斯余曰。出遊耶。胸次自念。蘭納似頗屬意於余。令吾二人易地居者。烏忍遽舍之而去。晨夕晤對。豈非至可樂耶。繼念蘭納近已數日不與余作深談。安知非余所臆度者有誤。而彼心已外移耶。似此翩翩佳公子。席豐履厚。何求不成。而謂肯伏處森林之中。圍以巨壕。館以老屋。迄不投身金迷紙醉場中。亦屬萬不可能之事。然則蘭納殆將行矣。往訪佳麗於通都大邑之交際場矣。留此偶與余相晉接者。獨爲兇毒陰狠之霍培矣。是烏可者。遂復問曰。密昔斯璫歷絲之兩小主人皆行耶。曰。然。密斯偕行也。兩小主人分離。

之時實鮮。余曰：友于之篤，有如是夫。曰：密斯，吾意雙生兄弟相愛，大抵如斯。余曰：雙生兄弟耶？曰：然。密斯豈未之知耶？余曰：吾實未之前知。彼等今將焉往？曰：密斯聞先往遊倫敦，然後渡海以入大陸。余曰：行期必甚長矣。曰：以老婦測之，至少必歷三月。此間素患寂寞，爵夫人恆不出戶庭，兩小主人行，當益增其靜境矣。余曰：誠如媼言，語已，匆匆自行。默念蘭納與霍培竟爲雙生兄弟，無怪考南韋雅特不能辨其長幼。且以狀貌細觀，蘭納果亦未必蒼老於霍培，而美醜迥殊，益可見雙生者不能得天俱厚。此則霍培當自嘆其命不如兄者矣。獨是三月之行，未免太久。花晨月夕，將使居者何以爲情？余所希望於蘭納者，非第尋常朋友之交。今乃匆遽捨我而去，且至少須越三月之久，始可復與握手言歡。而今已自夏徂秋，行見凡卉凋零，林樹經霜，黃葉漸隕，雁飛天末，蟬噤殘枝，促織當戶而鳴，蟋蟀鬧於床下，在在添人悲思。以入山睡，川涸雪飛，風烈之嚴冬，是將使我何以爲情耶？俯

視胸前所佩之薔薇。猶是蘭納昨日所贈者。憶當遇伊園次。蘭納折花盈掬。堆笑向前。分授數枝於麥克。緋霞而以最鮮豔者綴余襟際。曾是生香活色。經宿猶存。而拈花微笑之人。忽竟與余判袂。余思至此。乃不自禁其涕泗之洩。瀾雖強自遏。余目不余許也。既進朝食。余情思懨懨。勉授兩生以課。實則余心已馳廣廳中行李之旁矣。課畢天雨。兩生不能外出。遂挈之在樓上遊廊中拍球爲戲。隔窗可望門外馬道。顧迄未見車行。直至午後。余知蘭納尙未首途也。午後雨霽。兩點半鐘。二生循例往就惹絲伯。會雲開日出。園中景物。經雨彌鮮。惹絲伯乃請導引兩兒游散。余頗思偕行。以爲借此下過廣廳。可覘行李尙置其際否。或余師生徘徊園次。偶爲蘭納望見。言念前情。倘更一來就余。作片時之談笑。此固余所求之不得。而以余地位。亦未能貿爾陳請者。余其可坐失此機乎。余方起立。欲隨下樓。而靈魂忽自告語曰。寶琳芬登。汝何恬不知有羞恥事。汝乃可推愛彼人耶。設果有此

心者。汝可力圖自蓋。勿履園次。勿往藏書樓。靜坐此教室中。而閉門思過。須知余不能耐汝也。余遂坐於窗下。病臂新愈。不能撫琴。借得之書。已經閱遍。余爲女子復無他事可作。惟有掩面啼耳。久之。忽聞彈指於扉。余驚問曰。門外爲誰。幸勿遽入。其人曰。吾必一入。須臾卽行。密斯芬登。請卽納我。余辨其聲爲蘭納。急往拔關。所聞果不誤。蘭納四顧室中曰。君獨居於此耶。余曰。然。蘭納曰。惹絲伯與兩兒偕出。不愁窺伺之有人。吾將與君話別。買買自行。不以相告。非所願也。斯時余已還坐。淚容未掩。乃俯首視地。答曰。祝君長途幸福。行色匆匆。乃復過余話別。爲惠深矣。蘭納曰。吾行殊無樂趣。吾豈願往彼馬龍車水之茫茫人海中。飽受風塵者。霍培自躍躍不能已耳。若就吾意。安居幫斯威爾佳也。余曰。君意出遊不如家居樂耶。余時幾欲衝口而出。謂君何輕棄其自由權。而俯首帖耳於霍培之牽挽矣。蘭納曰。客中安及故鄉樂也。且答且前後晃其所坐之搖椅。微笑曰。矧在近日。更有

足以增我留戀者。余默然不語。蘭納猝復歛而前曰。密斯芬登。汝何哭爲。余曰。君見我哭耶。蘭納曰。眼角未乾。君實不能抵賴也。余曰。君誤矣。吾何嘗欲抵賴者。吾爲女子。有時獨坐無聊。則亦不免於哭。收淚至易。非有他也。蘭納曰。前此吾實未嘗見君一哭。余曰。前此君亦未嘗乘我獨居。枉駕過訪。蘭納曰。吾過矣。悔不當初。今已無及。旋復起立。行赴窗前曰。此間得君來。大爲老屋生色。余曰。推窗遠望。美景如畫。君亦然。吾言否。蘭納曰。吾意不然。窗外有何美景。是非吾之所樂觀也。余曰。月夜視之良佳。林中隱隱有水。受月如捧晶盤。又如銀海蒼茫。大有縹渺凌虛之氣。今當秋分。宵來月滿。倚欄遙望。恍見凌波神女。珊珊其來矣。蘭納遽反身就余曰。君亦知吾行期之久暫否。余曰。聞之密昔斯璫歷絲。殆將去以三月歸耳。蘭納曰。三閱月。如何可耐。密斯芬登。當必爲我致其憐惜矣。今日下午。吾坐此間。實爲最樂。試觀門以外秋光滿院。媚人於晚晴之天。兩兒聲音。隨風入耳。而屋內則

陰涼幽爽。花氣襲人所坐之搖椅。可以俯仰自如。所對之良伴。更爲契合無間。此樂雖南面王庸與易乎。吾與君交誼已久。無需循例之周旋。君今靜坐拈針。自理清課。吾則旁瞻遠矚。談笑語默。純任自由。惟吾二人心中。似尙未能一致。君處其靜。而吾已動於歡潮矣。余曰。密斯脫文檀所欲我爲君致其憐惜者。豈卽此耶。蘭納曰。非此之謂。事有適與此大相反者。明日此時。吾將置身喧闐鬱熱之倫敦交際場中。與一般炫人以衣飾之羣雌。攜手偕遊。讌會跳舞矣。此尙不足致君憐惜耶。余曰。君有意志自由。而反若以此爲不得已之舉。吾不敢知君之言出於真也。蘭納曰。吾已告君。此行非吾志矣。余默然。蘭納欹而前。倚於桌上曰。君不信我耶。余曰。吾寧有不信君者。蘭納曰。以我度之。君實視我爲一非可信任之人。雖然。吾必有以自白。其道維何。卽出人意外。早歸幫斯威爾也。余聞言爲之一笑。蘭納曰。君迺笑裏含機。且試待之。必有一日。突然令君見此被疑之將。英姿颯爽。盪決於

粉陣脂圍。而釋甲詣君。報功請賞也。余曰。彼能如是。來報功者。膺上賞矣。蘭納曰。此約信耶。吾當誓諸君掌。卽進握余手曰。纖纖素手。美如柔荑。握滿聰明。富於情愛。余急縮手曰。密斯脫文檀恕我。君亦太譎言矣。蘭納曰。君乃不信相士之觀掌紋耶。余曰。相士之觀掌紋。豈如君者。蘭納曰。吾意君殊鹵莽。余曰。吾意君實易犯罪惡。於是相視大笑。蘭納曰。別離卽在目前。吾兩人幸勿舌戰。余曰。君非卽欲首途耶。乃浪費光陰於此地。蘭納曰。首途尙早。吾等常以晚車赴倫敦。霍培所喜也。余乃復念。霍培何以好夜行。豈有神經病者耶。此念一起。而凡霍培之猝然絕跡。不復與兩兒嬉戲。以及平時種種怪僻行動。悉復兜上余心。蘭納復問曰。君何思之深耶。余曰。吾方置思以爲趁此晚晴。當往就兩兒。周歷園次一遍。蘭納曰。君意將下逐客令矣。余曰。密斯脫文檀。辱承屈節下交。過此別我。吾何敢令君行也。蘭納怒曰。屈節下交耶。密斯芬登。後勿再言若此。然則吾立行耶。立與君別耶。別矣。

願君自愛。此不慎之御者。已自辭行。君必不更遇險矣。別矣。君今俯首却立。日光適照君肩。流輝四射。閃於君之喉際。此情此狀。吾永憶之矣。余默然無語。蘭納遂行。將及門。復曰。此半小時甚短。而吾樂至深。從此將入倫敦社會矣。雖然。吾必不過事勾留。密斯芬登。慎記取之。吾必早日歸來。詣君請賞。言至此。怒已冰釋。含笑與余點首而去。余亦入園與兩兒遊眺。迨歸。路經藏書樓。自外窺之。中空無人。余思挾一冊俱反。遂啓關而入。就架上檢得言情小說一種。行至桌旁。取鉛筆簽書名於紙上曰。吾愛珍重。下署寶琳芬登。既歸余房。迴思蘭納頃來話別。語帶機鋒。較前此御我野行。樹陰小憩。愈益肆其狎謔。詎彼果實留情於我。而有置金屋貯我之思耶。抑僅憐此青年保傅。獨居寡儔。而虛與委蛇。稍爲破其沉悶耶。二者必居一於是。惟吾閱人未深。無自抉其真相。而彼將行矣。後此重逢。最近當在三月以外。是遙遙長別離。將令我何以爲情也。晚餐既罷。余竟潛下廣廊。覘彼等出發。

迨聞車輪雷動。蹄鐵蹴石之聲。由近漸遠。余乃掩面而反。胸中愁苦萬狀。忽見妝臺之上。一束鮮花。爲薔薇女貞相思子三種糾合而成。花叢中隱有小紙一方。書其上曰。吾愛珍重。明日。考南韋雅特之覆書來。首道稽遲之歉。義正而辭圓。蓋謂原函情節離奇。非可輕易置答。而彼適醫治一命在漏刻之病者。此心紛歧。復無以起死而回生也。今已奏效。乃復悉心研究。貢其所得。備我採納云。繼復臚陳其所得曰。第一。密斯伊莎白。措蕾居於英倫南部之旭德培勒。某年月日。忽然失蹤。第二。伊莎白。措蕾失蹤後約一年。墾培蘭地方文檀氏林中湖上。發見一不知姓名之少婦屍身。其時霍培文檀在家。密斯脫伯理斯德亦作客於幫斯威爾。第三。少婦貼身衣襟。皆有第九及第二十二字母之暗記。蓋爲其姓名縮筆。第四。文檀氏藏書樓中。有一書內。夾有片紙。上書霍培文檀之名。其字卽爲密斯措蕾之手跡。第五。紙上金印地址爲旭德培勒福世德將軍寓所。卽密斯措蕾在其間失蹤。

者第六。密斯脫伯理斯德知君與密斯措蕾爲親戚者。告君以謹備霍培文檀。第七。霍培文檀見君輒悵悵如有戚容。綜上七端。大略備矣。雖然。此亦何裨於事者。墨沼婦屍埋骨已朽。君乃欲翻陳案。謂卽當年突然失蹤之密斯措蕾。而以謀殺罪加諸霍培文檀。是非有切實充分之證據。不爲功也。君意文檀氏門望大足。左右地方官吏。而幫斯威爾之僕役。莫不偏信其主人馴良。決不爲惡。此實與鄙見相符。君今將曷從而措手乎。鄙意君當首先與福世德氏通問。使密斯措蕾果爲霍培文檀誘與偕遁者。事前必彼此常相往還。福世德將軍夫婦。寧不見者。霍培文檀之居旭德培勒。必匪伊朝夕。或卽隸福世德將軍麾下。亦未可知。惟事果若此。則霍培文檀在吾二人之前。迄未提及旭德培勒與福世德。乃益自授吾儕以疑點矣。雖然。君之通問於福世德氏也。下筆須慎之又慎。一落痕跡。君其殆矣。君試思之。文檀氏誠旣犯重罪。而掩之七年。必繼續勞精疲神。與謀發其覆者奮鬪。

地覆天翻。所不顧也。君以熒熒一女子。乃欲制此世祿之家死命。脫爲所覺。鋤而去之。易如反掌。君寧能倖免乎。故爲君計。當設辭以函福世德夫人。若謂君今寄寓文檀氏。偶發當年姨表姊密斯措蕾與君手書。中有文檀之名。故敢奉詢夫人。密斯措蕾失蹤之時。亦有密斯脫文檀在旭德培勒而爲夫人所相識者否。君甚樂告密斯脫文檀以君亦識彼之友人。福世德夫人與福世德將軍伉儷也。鄙意如是。庶可掩人耳目。或君自思。語更有妙於此者。惟詳審出之。得覆後仍乞寄我一閱。君旣信我深。當不見却也。抑更有爲君告者。此書閱竣。萬一慮落他人之手。則請卽投諸火中。以杜隱患。尤宜隨時偵察。有人窺伺於君否。有人發覺君之祕密搜查此事真相否。君萬勿再往墨沼之旁。君亦勿再闢園丁或其他僕人。盤倫經君一詰。卽據實報告霍培。君當能憶之。幸勿更蹈覆轍。至於君所居室。最要者爲臥房。君亦留神細察其牆壁有罅隙否。扁鑄有損壞否。吾觀幫斯威爾老屋。樓

梯門戶。皆隱匿不易摸索。是其構造特奇。安保無暗中機括。苟君所爲。見疑於霍培文檀。則監視君而加害於君。皆在不可知之數耳。凡此種種。至可駭怖。雖事或不至若是。而鄙意必以之嘵嘵於君前。願君謹於預防。知所趨避。勿輕蹈危機一步也。證之往昔。以一女子。隻身謀破兇徒之祕密。恆入險地。君其勉旃。吾初意勸君付此事於偵探。繼思十九世紀英倫之偵探。酒囊飯袋耳。論其知識。僅足破下流社會中尋常粗暴之暗殺案而已。非復有如小說中所載之偵探。其技術能驚人。躡鬼而無祕不搜。無罪不獲也。君卽費千百鎊金。亦且一無所得。蓋可斷言。故願自今以往。君有所爲。必先商我。吾自多暇。願竭其心思才力。資君臂助。幸勿以煩數爲嫌矣。末復殷殷問余病臂及兩兒近狀。并告余以密斯脫伯理斯德夫婦最近消息。余讀書竟恍如撥雲見天。覺原書要點。考南韋雅特皆已領會無遺。悉心爲我研究。最初一步。自當通問於福世德夫人。奈何吾竟念不到此。余因深感

其能爲我建策。且拳拳致意。願爲我分任其勞也。是日。余卽修書以寄福世德夫人。次日星期。挈兩兒赴禮拜堂。自余之至幫斯威爾。每星期晨。必赴此堂。祇以前此無事可記。故今始述及之。堂之式製。陳古殆無與匹。巨家坐席。各佔方箱。隔離不相混合。樂器及唱讚美歌席。列於西廊。牧師卽立其際。以愁慘之色。淒苦之音。對衆宣講。聽者十八九爲農夫村婦。狀至儉荒。意復不誠。儘多曲肱而枕之。以假寐者。或目灼灼逼視巨家坐席。而巨家坐席亦常以虛設時爲多。是日。當大衆起立高呼親愛之同胞時。羣頭攢動。皆轉其視線集於一隅。則巨家席次有一麗人。爲前所未經見者。年約二十五六。其貌之美。洵有目共稱。卽素好評頭品足索癡指瘡者。亦莫得而瑕疵之也。余注視之數分鐘。恍若有亡。但見美人倩影。漸自余目深入腦蒂而已。顧此麗人手捧聖經。目不旁瞬。蓋其對越之虔。當爲滿堂冠矣。久之。余復得間遙視。麗人適亦迴盼及余。且注余旁兩兒。頗現懇摯及疑訝之色。

余乃自揣。彼必隣近巨家之久客於外。而今始歸者。見余等據文檀氏之席。未審余等爲何如人。故呈此狀也。禱事旣畢。大衆魚貫而出。余等行抵隘小之穹門。見此麗人獨立塚畔日光中。美目流睇。似微含愁。旣睹余等將入文檀氏錦車。乃發嬌脆之聲。笑而禮余曰。恕我唐突。是非密昔斯伯理斯德之佳兒歟。余直應之曰。然。麗人復曰。君歸見瓊娜夫人。亦肯爲言。適遇密斯覃美訥乎。卽進吻兩兒而與之言。謂麥克貌似文檀。復殷勤與余寒暄數語。行赴大門之次。登一兩輪馬車。御以老僕。風馳而去。余在幫斯威爾。每值星期。瓊娜夫人必招兩兒與之會食。故爲密斯覃美訥通郵。至易而極迅。詎夫人聞之。始僅僵坐不動。繼則低聲自語曰。唉。此愚娃也。自是寂然不更有言。迨兩兒旣啖菓實。余將起而告辭。夫人猝然問曰。愛蓀覃美訥曾否提及將以何時訪我。余曰。否否。彼無他言。彼惟囑告夫人以吾與彼邂逅耳。夫人曰。嘻。吾知之矣。彼意欲吾折簡招之。君臂已能高舉乎。請爲我